

賀景文 著

HONG LIU LIAN

紅榴槿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内 容 简 介

1942年，中国抗日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之际，海轮“科克”号悄悄地由香港驶向马尼拉。船上秘密载着一批法币——中国政府在美国印好了这批法币时，广州失陷，汪精卫公开投敌，无奈只好改在马尼拉中转，拟由美国军用飞机将法币运至重庆。不料当“科克”号驶至马尼拉港时，日军突如其来，占领了菲律宾全岛，并通过暗藏的间谍偷知了中国政府这项代号为“C—30”的转运法币绝密行动。敌对双方都深知这批法币在中日战争中的份量，于是，围绕这批法币，中国驻马尼拉外交官、当地华侨乃至国民党军统特务、中共党员等紧密团结，与日寇进行了一场惨烈的生死搏斗……

谨以此书献给为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而英勇献身的中国驻马尼拉外交官杨光注、莫介恩、朱少屏、姚竹修、萧东明、杨庆寿、王恭玮（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牺牲）和中国驻婆罗洲山打根外交官卓还来（一九四五年七月六日牺牲）等八位烈士。

目 录

第一章	“科克”号上.....	1
第二章	风雨欲来.....	24
第三章	岷市陷落.....	76
第四章	椰林枪声.....	120
第五章	美院劫狱.....	170
第六章	血沃椰岛.....	218
第七章	谍影疑云.....	256
第八章	义薄南天.....	281
尾 声		299

第一章

“科克”号上

1

香港客货轮“科克”号驶离关岛阿加尼亚港已有好些天了。

似火的骄阳悬在头顶，船舷栏杆和甲板就象着了火一样，烫手烫脚。没有一丝儿风，放眼望去，太平洋犹如一面反光的镜子，一望无垠；看不见一块陆地、一座房子、一株草木，只有从机舱传来的单调极了的轰隆轰隆声。

“唉，坐船比坐牢房还难受，无聊透啦。”方菲百无聊赖地伸了个懒腰，朝对面床铺上半躺着的邹姐噘了噘嘴。

舱室顶棚挂着的风扇，半天才歪过脸来吝啬地给你一丝儿热风。由于心情烦躁，方菲额头上沁满了细碎的汗珠。她把披肩长发挽到脑后，用根长发卡夹住，问：“邹姐，你看我象不象唐山大嫂？”

邹姐笑着反问道：“你见过唐山大嫂么？”

方菲摇摇头。她今年刚满二十岁，是在菲律宾出生的峇峇^①女，中学毕业后随舅舅去美国念书。方菲对祖国的知识

^① 峇峇：指在海外出生华人。

少得可怜，只是从爸妈那里得知，祖籍是福建泉州。她舅舅在中国驻美外交机构工作，适逢放寒假，她思念双亲心切，舅舅便把她送上了即将启航的“科克”号，让她回岷市^①探亲。

邹姐打量着方菲，莞尔一笑：“如果穿上和服，倒象个日本婆子啦，嘻嘻……”

方菲连忙扯去发夹说：“我才不当日本婆子哪，日本人坏透了，出兵侵占了大半个唐山，到处烧杀抢掠，干尽坏事，光是首都南京，就屠杀了三十万同胞！”

“是呀，我也恨死了日本人。不过那都是日本大兵干的，不是日本婆子干的。”

“日本大兵还不是日本婆子生的嘛。”

“我舅妈就是个日本婆子，她就挺善良……呃，我俩犯不着辩论这个了，方小姐，我给你讲一个唐山的故事好吗？”

“OK，正好解解闷儿。”

“我讲我曾祖父的故事吧。我曾祖父是个神童，十八岁就中了举人……”

“什么叫‘中了举人’？”

“就是通过考试，成绩优秀，被朝廷选拔出来做官。我曾祖父后来一直做到巡抚——相当于美国的州长。他一共娶了五个太太，生了二十多个子女……”

“嘻嘻，真有意思。我简直难以想象五个太太和那么多孩子怎么在一起生活的。”……

两人正说笑着，笃笃笃有人敲门。方菲拉开舱门，只见

^① 马尼拉市旧译“岷尼拉”，故简称“岷市”。

隔壁舱室的乘客王伟立在门口。王伟是个可爱的小伙子，瘦高个儿，大眼睛，高鼻梁，虽然二十三岁了，还带着满脸稚气。他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化学的高材生，趁寒假去北婆罗洲山打根探望姑父。他姑父是中国驻山打根的领事，名叫卓焕来。卓焕来是南洋一带著名的中国侨领之一。王伟原打算乘飞机取道新加坡去山打根，临行前，他姑父的好友、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主事黄叔叔告诉他，有一条中国政府包租的客货两用轮即将启航回国，途经马尼拉，他于是改变了主意，改搭了“科克”号。

客舱乘客寥寥无几。十多天太平洋上单调枯燥的旅途生活，使乘客们彼此都熟悉了。王伟和方菲，更是一见钟情。见王伟站在门口，方菲脸上泛起两朵红云，摆摆手说：“请进。”

王伟没有进来，依着门说：“哈喽！舱内又闷又热，我想请二位女士出去走走。”

邹姐知趣地笑了笑：“我这会儿不太想动弹，方小姐，你陪密斯脱王去吧。”

方菲不理睬，使劲拽邹姐起来。邹姐只好说：“好好好，我也去。让我先去洗把脸，你俩在外面走廊等我，我一会儿就来。”

王伟和方菲来到船舷走廊边，贴着舱壁站在窄窄的阴影里。这儿比舱室里凉快多了，轮船行进带来的风撩拨着他俩乌黑的头发。见王伟穿着白短袖衬衫和白西装短裤，结着一条猩红领带，方菲噗嗤一笑：“又不是去餐厅进餐，天这么热，你还穿得整整齐齐的。”

王伟解下领带说：“在女士面前保留点绅士风度嘛。”

方菲撒起娇来：“你早不来迟不来，偏偏在人家听邹姐讲故事讲得正精彩的时候来。”

“什么样的精彩故事呀？”

“讲老家唐山的故事呗。你还不是跟我一样，是个峇峇仔，从来没到过唐山。”方菲说着撩撩吹散在双颊边的头发。风大了些，不停地掀动着她的花裙子，忽而，肉红色的绸衬衫紧贴在前胸，勾勒出一条优美的曲线。

王伟深情地望着方菲：“我虽没到过唐山，但是对她十分向往，我肚子里有许多唐山老家的故事，而且个个都很精彩……”

“吹牛皮。”方菲俏皮地噘噘嘴。

“你不信？好。我先说一个给你听——从前呀，有个叫孟姜女的美丽女子……”

“‘孟姜女哭长城’，”方菲打断他的话说：“这故事我知道。”

“长城太伟大了！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菲，我俩先约好，明年暑假一道回唐山游一游长城。”

“谁跟你一道去哟，”方菲噤道。正说着，走廊尽头闪过一个身影。

王伟问道：“邹姐这个人怎么样？”

“她给我的印象很好，对人热情、诚恳。她是在新加坡长大的，嫁了个美国商人。前些时，丈夫另有新欢把她甩了，给了她一笔钱，她打算回新加坡去。”方菲和王伟边说边迎了过去，走近一看，那人不是邹姐而是邵菱小姐。

邵菱独自一人站在后舱屋檐下想心思，见他俩过来，抬头报以友好的微笑。邵菱是道地的唐山妹，许是喝了家乡西

子湖水长大的缘故，生得眉清目秀亭亭玉立。但她性格内向，加之不懂英语也不懂粤语，而她那一口浙江方言别人听起来也很吃力，所以很少说话。

邵菱掏出一盒万金油，示意他俩在太阳穴处搽搽。王伟接过来打开盒盖抠了一点欲给方菲搽，方菲脸一红，一把抢过来说：“谢谢您的殷勤，还是让我自己来吧。”方菲搽毕把万金油还给邵菱，说了声谢谢，便和王伟向一旁踱去。

邵菱继续低头想她的心思。咸涩的海风不停地向她袭来，她舔舔嘴唇，觉得又苦又涩。人生，比这更苦更涩啊……

邵菱原是国立杭州女子中学学生。四年前，“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战事日紧。学校停了课，邵菱辍学回到家乡奉化。奉化是蒋委员长的家乡，但由于和上海近在咫尺，敌机不断飞来骚扰，空袭警报频繁，闹得人心惶惶。邵菱家左邻右舍都在忙着打点细软准备跑反。就在这时候，邵菱接到未婚夫龚玮从美国发来的电报，要她设法经香港赴美。电报是打到杭州国立女中的，辗转转到邵菱手里时，已经过了一个多星期。

邵菱的老父戴上老花镜读完电报。沉思良久，颤抖着双手把电报稿递还给女儿，说：“菱儿，你去吧，找到玮儿完婚，日后也有个依靠。”邵菱伏在老父膝头痛哭起来，在这兵荒马乱年月，去投奔心上人固然好，可她怎忍心撇下年迈的父母啊！

母亲一边帮女儿打点行装一边劝说着：“菱儿你放心吧，爹娘这大年纪啦，什么战乱没见过，勿要紧的。再说阿玮也是爹娘从小看着长大的，那孩子品性好，他会很好地照

顾你的。”母亲一边劝说着，忍不住老泪纵横。要不是遇到战乱，爹娘哪舍得让唯一的掌上明珠独自漂洋过海啊！

“爹，娘，我们三人一起走吧。”邵菱仰脸望着慈祥的老父，恳求道。

“爹娘这把老骨头啦，何必日后埋骨异域他乡！菱儿，听话，勿再犹豫啦！”……

就这样，邵菱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亲人，登上了宁波开往香港的客轮。

龚玮比邵菱大五岁，俩人青梅竹马，感情深厚，他们两家又是世交，双方家长看在眼里，便给他俩定了亲。龚玮好学上进，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获得文学士学位。毕业不久，参加政府文官考试，被外交部录用为驻美国洛杉矶领事馆学习员。

邵菱乘坐的客轮刚驶出杭州湾，就触上了日军布下的水雷，船给炸开一个口子，水哗哗往里直灌。幸亏附近有一个无名小岛，客轮冲过去搁浅靠岸，一船人性命才得救。日寇封锁了杭州湾，敌机频繁空袭，岛上缺粮、缺淡水，邵菱在那里熬过了一个多月艰难困苦的日子。待她获救返回宁波，这座历经战火洗劫的城市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大街上一队面目狰狞的日本兵，扛着悬有膏药旗的钢枪囊囊走过，吓得邵菱慌忙躲进一条小弄堂。邵菱牵挂着父母，连忙赶回家乡。奉化比宁波更惨，她家那条幽静的小弄堂已经无法辨认了！爹、娘，你们在哪里？龚伯伯、龚伯母，你们在哪里？……

一想起下落不明的爹娘，邵菱就忍不住泪如雨下。她掏出手帕揩揩泪水，怔怔地望着无边无际的洋面。不知何时，邹姐象个幽灵出现在她面前。邹姐亲热地拉着她的手说：

“密司菱，又想爹妈了吧。唉！战争，该死的战争！呃，说不定你爹妈还活在世上呢，他们一定是逃往内地去了。”

“但愿菩萨保佑，托邹姐的口福吧。”

“呃，你瞧那是什么？”邹姐手指前方。菱邵抬眼望去，只见薄云飘浮的海天相连处有一条若有若无忽粗忽细的黑痕。

“菲律宾快要到啦！”她俩听到水手们在甲板上欢呼。

2

海天连接处的黑痕越来越粗。方菲从二副严楠那里借来一架望远镜朝海岸那边望着。王伟伸过手象小孩子似的要看。

“瞧，椰子树！”方菲把望远镜递给王伟。王伟一边看一边说：“岸边的椰林真美！难怪人们把菲律宾称做椰岛之国……瞧，还有潘潘加人的渔舟……”王伟又看了一会儿，忽想起邵菱还没捞着看上一眼，便颇不好意思地把望远镜递给她。

蓝天，白云，绿色的椰林，金黄的沙滩，村舍茅屋……都拉至邵菱眼前。她问道：“怎么望不见马尼拉？”

严二副在一旁笑着说：“马尼拉还远着呢，我们还要横穿菲律宾中部的锡布延海才能进入马尼拉湾，如果航行顺利，还有大约三天的航程。”

邵菱把望远镜递还给严二副，客气地说了声“谢谢”，蹙着好看的柳眉凝视远方。此刻不用望远镜海岸线也清晰可见了。还有三天就能见到龚玮啦。

邵菱寻遍了奉化城乡，也没打听到爹娘和龚玮一家的下落。她一个无依无靠的年轻女子，随时都有可能遭到鬼子兽兵的摧残和坏人的欺侮，于是剪去了头发女扮男装，混在乞丐难民群里，历尽千辛万苦到了香港。这时她已囊空如洗，衣衫褴褛，她去中国驻香港领事馆诉说缘由请求帮助，竟被门卫赶了出来。

后来，一个好心的富人老太太收留下邵菱做女佣。邵菱攒足了盘缠，在那户好心人家的帮助下搞到一张假护照，登上了开往美国旧金山的轮船。她刚上岸就被移民局拘留了。邵菱颇费周折才使移民局官员弄明白，她未婚丈夫是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外交官。洛杉矶领事馆接到移民局电话，把邵菱领了出去。邵菱始知龚玮早已奉命调往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馆任甲种学习员。在龚玮同事们的热情帮助下，邵菱总算踏上扑向亲人怀抱的航程……

严二副把望远镜挂在脖子上，哼着歌子回到船舱。严楠三十五六岁的样子，身子很结实，国字型脸的下颏，密密的胡茬铁青。严楠虽然还算年轻，经历却很丰富。据他向人透露，他原籍浙江绍兴，十三岁就离家出走在外闯荡，耍猴子卖狗皮膏药拉黄包车样样都干，当过孙传芳的兵，又参加过北伐军，后来在海军服役。淞沪抗战爆发，他服役的战舰在吴淞口被日机炸沉，他泅水上岸捡得一条命。尔后流落到香港，通过熟人在这艘“科克”号上谋得个水手的差使。大鼻子船长霍克见他精明能干又懂航海业务，便把他提升为二副。

严二副刚回到他的住舱，忽然觉得船身开始摇晃起来。他连忙从圆圆的窗孔向外望去，只见刚才平静如镜的海面掀

起了层层波涛。一条巨龙般白亮亮的波涛滚滚而来，刚撞击在船舷上，另一条巨龙又滚了过来！他心里明白这是台风袭来了。

菲律宾群岛地处热带，每年平均有二十次台风，六至十一月份尤多。现在虽是十二月初，唐山大部分地方已是隆冬天气，可这里依然是盛夏。暴风还在升级，船身剧烈地摇晃。不知哪间客舱的茶缸饭盒给掀落了，咣当声刺耳。过道那一头，船身猛一倾斜，三个人象汤圆似的滚作一团。轮船忽儿被推上波峰，忽而被甩进浪谷。阵阵骤雨哗哗直泻下来，窗孔被雨帘罩住了，外面模糊一片。

此刻是那个挪威人大副迪特当班。严楠看到霍克船长吃力地攀着舷梯向船头驾驶舱跑去，于是他反方向而行，下到底下货舱里。值班的押运员是张复光。这是个性格开朗的小伙子，半个多月的航程，严二副早就跟他熟了。

一只巨大的弹子锁把货舱的铁栅栏门从里面反锁着。平时外面还锁一道厚厚的铁门。张复光紧抓着铁栅栏，随着船身的颠簸象飞行员练转轮一样，身子来回晃动。严二副走近大声说：“伙计，快打开舱门让我进去看看！”

张复光面有难色地直摇头：“这……必须得请示押运长……”货舱装载的是一批重要物资，把守很严，那位姓张的大胡子押运长再三严喻部下，非押运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进舱去。

严二副声色俱厉：“他妈的船都快要沉啦，我得下去检查一下看看哪里进水了，要不大家一起完蛋！”

“不，不行！”张复光还在犹豫着，“哗！”地一阵巨浪袭上船来，不知是雨水还是海水，象小河一样直往货舱里

灌。张复光感到事态严重，这才说：“二副你稍候，我去取钥匙。”顷刻，张复光取来钥匙打开了铁栅栏门。

这是一间大统舱，一排排整齐的铁皮箱和木箱堆码得有一人多高。大概箱内的货物重，船身剧烈摇晃也没把箱堆晃倒。平时吃饭散步时，严二副跟张复光闲聊，曾打听过的，下面装的是什么贵重玩艺儿，还特地雇了几个人武装押运。张复光说他一点儿也不知道，只是觉得这批货非同小可。严二副猜测可能是武器，张复光认为不太可能，说美国支援中国抗战的军用物资，以前都是通过飞机和军舰经关岛直抵香港。广州沦陷后便改由印度中转空运至昆明、重庆。

严二副沿着舱壁这里看看那里瞧瞧，见无漏洞，便放心地说：“看来问题不大，只是舱内积水要设法用水泵排出去。”一边说一边在箱堆弄堂里穿行。每只箱子都上了锁，没有商标，连一个字母也没有，无法窥知里面究竟装的什么。

严楠失望地往回走，猛然发现前面有个人影晃动了一下。“谁？”他大步追了过去。张复光在身后说：“严二副，那是你的错觉，这货舱连耗子也休想进得来。”严楠不理睬他，在一条弄堂里穿梭追寻，他忽然看见邹姐气喘吁吁地依着货箱站着。

“哦，原来是邹小姐，我当是谁呢。”

“刚才起了台风，我从甲板上连滚带爬进舱来，迷，迷了路，竟，竟跑进货舱来了。”邹姐撩撩散乱的头发，莞尔一笑，藉以掩饰慌张。

严楠讪笑一声，望着张复光说：“邹小姐是从二寸宽的铁栅栏里钻进来的吧？”

张复光噗通跪下，抱住严二副的腿说，“严大哥我求求

你，千万别把此事声张出去，我跟她有……私情……”

原来二人在此幽会，这倒是个不错的隐蔽处呀。严楠拉起张复光，转脸一看，邹姐已羞怯地双手捂脸向舱外跑去。

张复光是昨天晚饭后在餐厅跳舞时和邹姐勾搭上的。昨晚风平浪静，月色朦胧。留声机里，播放出一支支迷人的舞曲。张复光不当班，正好赶上跳舞的好机会。在漫长而又寂寞的航海旅途中，张复光连做梦都渴求女人，平时若看见三位女士中的任何一位，他那贪婪的目光都会跟踪她们好久。方小姐整天跟姓王的形影不离；邵小姐极少跟男士搭一句腔；见人就熟热情大方的邹女士，便成了他追逐的目标。这女人至多三十出点头，体态丰盈，颇具魅力；而且他已隐隐感觉到，她对他可能有点意思。

今晚可莫错过良机。张复光正想入非非，邹姐过来邀他伴舞。张复光喜出望外，搂着她旋了起来。怀里的女人异香扑鼻，软绵绵热乎乎，张复光按捺不住冲动，埋头紧贴住邹姐的脸颊，另一只手不老实地向她胸前摸去。邹姐轻轻推开他，动情地柔声说：“别这样……你什么时候当班？”

“明天十二点以后。”

“明天我去找你，你等我……”

邹姐果真来了。刚进货舱，张复光就一把抱住她，狂吻不止。张复光锁好舱门，拉着邹姐向货舱深处走去……完事的时候，外面刮起了台风，船身剧烈摇晃起来。邹姐说她头昏得厉害要歇息一会儿才能走。张复光于是让邹姐躲在箱堆后面，他刚到货舱门口就遇上了严二副。

严二副满口答应替张复光保密。张复光感激涕零地说：“要是让大胡子押运长知道我就没命啦！严大哥，我张复光

今生今世都不会忘记您的恩德，今后有用着小弟处，您尽管吩咐好了。”

严楠笑了笑，仍用目光四下搜寻着什么。忽然他发现就在刚才追撵“黑影”的地方，有一只木箱开了一块板子，弯腰一看，箱里装着一札札崭新的钞票！严楠跪下身，打着打火机凑近一看，票面上印有孙中山先生的头像和“中央银行”字样。他微笑着点点头，站起身来对张复光说：“愣着干啥，还不快把那块木板钉好！”

严楠离开货舱往客舱走的时候，只见大胡子押运长迎面走来。迟一步就要在货舱里撞上这家伙了，好险！

“你好，大胡子！”严楠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摸香烟递给押运长；一看纸烟盒给水浸得透湿，他骂了一声把那团“烟饼”随手扔进大海。

大胡子押运长姓张，单名一个彪字，双耳垂下长着一圈密密的胡子，便在“科克”号上有了“大胡子”的绰号。他从铁皮烟盒里捏了支吕宋雪茄递给严楠，边用打火机打火边说：“他妈的刚才好险，大伙儿差点喂了鲨鱼！”

严楠应道：“是呀，托你大胡子的洪福，一船人命大福大造化大，哈哈哈哈哈……”

张彪瞥一眼严楠离去的背影，问恭立在货舱栅栏门里的张复光：“严二副下来干什么？”

“报告押运长，他说下来检查船底是否有窟窿漏水。”

“他进货舱了？”

“没有，只是隔着铁栅栏朝里张望了一眼，问了我一声。”

张彪点点头：“今后不管是谁，即使是船长也不

得入内。”

“是！”

3

“科克”号驶进一个无名海湾避台风。

霍克船长下令抛锚。这条航线霍克船长跑过多次，他清楚这一带是世界闻名的风暴区域，尤其是菲律宾群岛之间的海域，岛屿多，暗礁多，海岸线曲折，稍有不慎就会遭到没顶之灾。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经124°、北纬13°左右。不用看地图霍克船长就能断定，这个无名海湾地处吕宋岛的最南端，东南面是三描岛，西南面是巴斯巴特岛。

霍克船长独住一舱，舱室宽敞明亮，还附有卫生间。诸事处理完毕，他回到房内，仰望舱壁上的圣母像虔诚地划了个十字，脱下衬衣准备冲凉。舱壁嵌的镜子里，映出他那健壮的肌肉和黑乎乎的胸毛。解开沉甸甸的腰带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什么，忙跪在卧榻前，把腰带里一块块骨牌状的东西抠出来。

十根金灿灿的金条！霍克船长双眼闪着亮光，这是刚才为了预防不测从保险箱里取出拴在腰间的。他随手还带有一支蜡封好的勃朗宁手枪。

十根金条是货主额外付给他的酬金。这一船“货物”是中国政府在美国印刷的法币。法币印好的时候，广州已经沦陷，汪精卫公开投敌。为了运输安全起见，重庆中国政府有关当局密令驻美使馆，改变原来将法币运至香港中转的计划，直运马尼拉，再由美军用飞机空运重庆。